



品读·徽商故事 (剧本连载)

# 【徽印象】

范寿鸣

(接上期)

2-1日 外景[庙子弯]

钱汝诚 曹树卿 胡守志

胡守志：原想庙子弯亭应该是个小型盐场才对，灶户何在？盐土盐田盐池何在？

曹树卿：看来这庙子弯亭并非西关盐场的庙子弯亭，不过，漕帮的常清明跟我就是在这。

胡守志大声诘问：大人看，那远处可是西关盐场的庙子弯亭？

大家极目望去。浑晕的云光，裹在湿漉漉的空气中，散落在远滩河道上泛起点点水光。

钱汝诚叹道：弯弯曲曲的运河，沿途美景真可谓一派生机啊，没想到百里盐田皆为不毛之地的滩涂。

曹树卿：是啊，盐工其实是世上少有的苦差事，近日绵绵雨水，盐场的产量和质量都会受到很大影响，半年来的辛劳有可能就会功亏一篑啊。

钱汝诚沉默不语，木然捋着颌下胡须：那个刘永富是盐工出身？

曹树卿：是的，就是这庙子弯亭的，外号叫刘一耙。

钱汝诚：刘一耙？

曹树卿随之一笑：喔！是他的外号，每次收集原盐，盐工们都要用大耙子来扒盐，为了扒盐快刘永富自制了一把耙子，硕大无比，所以大家就叫他刘一耙，他与庙子弯亭场商戚太保是把兄弟，都是盐工出身，这些年来，已经算是扬州城里的小富了。

钱汝诚显然带着几分嘲讽，说道：一个运商，一个场商，嘿嘿！都快要跟江家比攀了，这个刘一耙啊，人家江家是正道买卖。

曹树卿：马帮与盐政衙门的人混得那么好，不也是在做正道买卖。

钱汝诚：混得那么好？为何不领取盐引，做合法生意？这些盐政衙门的败类。

他移动了一下步子，又道：大清朝盐课居赋税之半，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，像这样的马帮跑运多是私盐，那些盐政衙门的人还跟他们打得火热，积弊啊！我看要不了多久，这两淮盐赋甲天下的美名也就成一顶虚名了。

曹树卿朝左右看了看：大人！等会儿他来了切不可有这样的痛嫉，常清明把我们引荐给他，说是我们此次来扬州办盐，有运劳相求，是生意上的交合。如果大人胸中没能调理此情，怕是节外生枝啊！

钱汝诚一脸凛然地目视前方：这个，我清楚。卢见曾，卢大人知道吗？

曹树卿：现任长芦盐运使的卢大人！他也曾任两淮盐运使，就是在扬州被同僚与不法盐商诬陷下狱，发配到塞外的。

钱汝诚：正是，虽得以昭雪，但还是很发人深省啊，树卿，这里的水很深，我知道不好趟。

曹树卿：我们与刘一耙打交道，以期能通过他们，摸清排查盐政积弊，但这些马帮之人，半是江湖中人，应酬江湖我们倒是几无胜算。

正说着，突然弯道那边传来一阵马蹄声。不一会儿，几匹快马冲了过来。

领头一人喝道：哪位是曹先生？

曹树卿一拱手道：在下姓曹，请问你们？

只见那领头人迟疑了一下，随后下马向曹树卿拱手道：天下跑商苦差同足，在下何书通是刘帮主派来迎你们的，久候了，万望见谅。

曹树卿点头微笑，见此礼语有佳，心中缓解了三分紧张的情绪：客气了，是我们提前了时间。

说着，曹树卿引步走到钱汝诚身边：这是我们家钱三爷。

何书通纳头便拜：何书通拜见钱三爷。

钱汝诚抚须微笑：幸会！幸会啊！我们从辽东来此，异域他乡，能觅与贵帮相携，真是多谢了。

钱汝诚看了他一眼，又道：刘帮主事务繁多，我想他难能抽身，还是？

何书通：今日一早有一队清兵来我们马棚东湖抓走了我们马帮的人，刘帮主正赶往盐运使司斡旋此事，要不了多时当回到庄子，所以帮主命我前来迎道。

钱汝诚不由起疑：清兵去你们那抓人，这是为何？

何书通：不瞒钱三爷，都是那些盐衙的贪官，唉！这事说来话长，郁结太深，还是先请到马棚一叙。

说完，何书通一拽缰绳跃身上马，马随之在原地转了一圈驻定，他用真诚的目光看着钱汝诚等：请！

2-2日 内景[马棚东湖——堂房]

钱汝诚 曹树卿 胡守志

钱汝诚一行顺着一条刚好能走一辆马车的野径跟在他们的后面，拐了几个弯，便来到了马棚东湖的一个大院，何书通引着钱汝诚他们穿堂过室，走进一间布置考究的堂房，堂房里香烟缭绕，烟是从紫檀木柜上的一个香炉冒出来的，由于没有看到其他陈设礼佛的物像，这烟香飘逸在堂内古色形制的物件中，显出堂房的一种特殊味道。

何书通让钱汝诚他们入坐，自己在就近的椅子坐了下來。

正当曹树卿与何书通寒暄之时，钱汝诚看着西壁茶案上方的一轴堂设金碧山水，两边一对条屏——宇内江山如是行云，人间兄弟同此拜合。

何书通好像对钱汝诚悉念条屏的样子不以为然，他说道：这是我们帮主的茶房，平时来人，帮主喜欢在这与人说事。

钱汝诚点点头，道：我看蛮好，就像到了自己的宅室，很是亲切。

因为知道刘一耙是个盐工出身，当是粗泛之人，堂房的氛围可是令钱汝诚难趣横生，他抚须微笑，又道：柳拂轻云，条屏横匾，你们的刘帮主还是文道中人啊！

何书通：哪里哪里，我们刘帮主也是苦出身，堂房的摆饰都是桐师爷一手经营的。

钱汝诚一愣，脸上旋即露出一丝惊诧之色，问道：哦！桐师爷？

何书通：钱三爷与桐师爷认识？

钱汝诚知道此问令人启惑，于是干脆回问道：可是府衙的那位桐师爷？

何书通：正是。

钱汝诚故意一脸感慨地说道：我们在辽东就闻悉桐师爷的大名啊，乾隆二年，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卢大人被诬陷下狱，是桐师爷率民劫道钦差大臣，为卢大人鸣冤不平，桐师爷此举，令名鹊起，天下闻知。

何书通：桐师爷早已不在盐衙谋事了。

钱汝诚：因为为卢大人鸣冤？

何书通：是的，卢大人离开扬州之后，他就受到不少趋炎附势之徒的排挤，更有甚者还想暗算于桐师爷，我们刘帮主是个知恩图报的人，桐师爷因卢大人受难，卢大人因我们遭害，此事也只有我们灶户众兄挺身而出才是！钱三爷刚

刚说的卢大人被诬陷下狱之事，正是与我们马帮干系甚深，此话说来话长了。

钱汝诚暗吃一惊，十几年前惊动朝野的卢见曾事件，竟然在何书通嘴里说的如此平易淡然，这其间，必有许多有关扬州盐政事端可察，这正中他的心意。

钱汝诚看了曹树卿一眼，曹树卿转脸去看何书通，不知所以然地搭讪说话：十几年前卢大人的事情与贵帮也有关系？

何书通：风大，水咸，泥沾脚，只见荒滩不见脚，我们马帮的多是灶户出身，灶户以亭和盐田以及周边沼泽之地为本，扬州城里有不少霸道的盐家，他们仗着资济雄厚和官衙一帮恶人势力，巧取豪夺，欺我们灶户太甚，公堂对簿，久讼不决，可是没想到啊，乾隆元年扬州来了个新的两淮盐运使，他就是卢见曾卢大人，卢大人到任后，此事突然有了转机。

说着，何书通摆摆手，又道：此事现在说来还是不便，总之，一句话说不清楚。

见何书通语塞，钱汝诚用试探的语气说道：这位卢大人当说是扬州城的包青天啊！不过，我有一事不明，不知当问妥否？

何书通：哎！刘帮主请来的客人，不拘礼套，想说就说。

钱汝诚点头微笑，心中三分敬佩何书通的豪爽气格，说道：卢大人现任长芦盐运使，仍算得上是盐运一方的朝廷大员，扬州盐衙众官还敢排挤桐师爷？

何书通还是再次摆摆手，说道：卢大人是君子，桐师爷为君子谋事也正是因为自身有君子气节，不与小人为伍，怎么不受排挤，更何况长芦是长芦，扬州是扬州啊。



徽商云集的扬州

2-3日 内景[桐师爷府宅]

刘永富 桐师爷

刘永富从马棚东湖快马赶到扬州城里没有马上到运司衙门交涉，而是先来到了东圈门街桐师爷府宅。桐师爷刚送走好友扬州府知事李成猷，正在院门外，见刘永富行色匆匆而来，知道马帮又生新事。

桐师爷：永富来了，入内讲话！

刘永富神情快快：这些卑鄙小人，又抓了我帮兄弟。

桐师爷只觉惘然，思索着刘永富前几日留了几个尚未脱离灶籍的盐工一事。

桐师爷皱眉道：抓的是马帮哪几位兄弟？

刘永富答道：就是新来的那几个，就因为他们未脱灶籍，他奶奶的，真他妈的混账。

桐师爷：事情如若这么简单也罢……

桐师爷说着，紧锁了双眉，又问：你确定是衙门的哪家差役？

刘永富：不是衙门的，是一队兵勇，像是扬州西城的驻军，但他们领头的说是为盐运使办差。

桐师爷：盐运使？

刘永富答道：是的！

桐师爷默不作声，踱步走到棋枰前，先捏起一枚黑子落下，接着又捏起一枚白子落下，此时

房内十分安静，只有棋子落下的声音不断发出。刘永富知道桐师爷这是在思考问题，一声不吭地在看着他下棋。

桐师爷：平时做事情的时候不光要是依着义气行事，今天的刘永富已不是从前的孤行单丁，你现在是一帮之主，不要等到出什么问题的时候才想到自己是帮主，未雨绸缪才是做帮主的心志。

他把棋子一放，站了起来，在房中走来走去：扬州城里盯上你的人很多，那几个新来的灶户，本来就不是什么被人留心的人，到你那儿了，情况就不一样。现在已经有人在散布谣言，说你刘永富图谋不轨，正聚义谋反，想学元朝末年的张士诚，这是何等的歹毒，让人揪心啊！更何况时下天地会的人四处张罗，朝廷对你们这样的帮派，一旦确定有天地会的模样，定剿无疑。

刘永富心头一阵发紧，突然他站了起来，脸色铁青，说道：要不是为众兄弟谋得一份光景，我定要衙门的那些家伙好看，唉！这口气真难咽！

桐师爷：难咽也要想法子咽，看到吗？他们连驻军都调动了，眼下他们正等着你大打出手！

刘永富：依先生之见，我该如何才是？

桐师爷又回到棋盘前两手夹起一枚子道：这盘棋必须拂袖示弱，能让这些运司衙门的人隐隐觉出刘永富称败，这些运司衙门贪官本质上是为钱，你刘帮主素来不与他们上供，而当你败意已露，他们是愿意和你接着走下去呢，还是愿意和你刘帮主新开一局？

刘永富虽说自己是个粗人，但能识才俊交往，在他心里头最佩服的就是桐师爷，这个人有学问，有不同于常人的见识。乾隆三年相识后，

他一直对桐师爷执弟子之礼。刘永富自己空闲的时间不多，但只要得空，他就会来桐师爷府上或请他去马棚东湖求教叙议。桐师爷呢，因为念着当年因卢大人而受歹人加害，刘永富挺身相助之恩，投桃报李，对这位现在的马帮帮主十分企心。刘永富性子刚毅，是个有主见的人，一般人的话，很少能听得进去，但是对这位桐师爷，他却向来言听计从。今天也不例外，听了桐师爷的一番话，他就把心头躁起的那股鼎鼎大火强压了下去。

刘永富虽有所悟，但仍然心气不匀，稍顿了一下道：向他们示弱！这么多年来我们马帮不与这般贪官为伍，仗的就是这份节气。他们就眼红我们没有纳课请引，可我们做的都是东家的生意，根本上是没有触犯大清的盐法引岸，现在他们抓了我们的人，我们就开始向他们朝供，这算是纳课请引呢？还是贿赂阿谀呢？更何况，这个头一开，可是狮子张口，没完没了啊！

桐师爷缓缓说道：刘帮主有此顾虑没错，但当下紧迫的是这些人会因此步步进逼，你若无措，这样的事将发生得更频繁，到时候，你只能被逼无奈。依了你的性子，来个鱼死网破，谁能占得便宜？要知道，他们的身后可是大清国啊，你能与大清为敌吗？真成了他们计谋里的反贼不成？

(未完待续)